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第三十九回 報前仇魯知縣枉法 破詭計馮太守行權

卻說魯鵬兄弟到了南京，投過文憑。魯鯤有缺選出來的，趕著料理，到三府的任。魯鵬留省試用，恰好江寧藩司與他世好，又有魯道同私囑托藩司另眼看待。一年期滿，適值山陽縣出缺，藩司即行詳請上去。陳小儒亦知魯鵬為人詭譎，見他遇事逢迎，本不令他補山陽縣缺。無如藩司竭力保舉，又因魯道同的情面，只得題補了他。好在楚卿是他上司，暗中寫了一封切實的信與二郎，叫不時察看著他，不可徇庇。魯鵬得了山陽縣缺，好生歡喜，忙著專人進京接魯鵬與他的家眷，先擇吉赴任。若依魯鵬心性，雖然一令之榮，也是百里邑

侯，要大大施展一番。無如二郎為官清慎，絲毫不徇情面，又是魯鵬的專管上司，魯鵬尚不敢十分妄為。偏偏田文海薦到他衙門裡，魯鵬是個豪華公子，受不住田文海加意趨承，過了些時，覺得姓田的竟是生平第一知己。凡有出息的事件，都派他經理，所以田文海年來腰囊甚富。

這日，魯鵬正在內堂與妻子閒話。忽見家丁來報，三清觀的黃道士在外求見說：「田師爺在他觀裡被人打傷了。」又說：「仍有下情要面見老爺細察。」魯鵬聞說，很吃了一驚，忙至外書房，一將黃道士叫進。黃鶴仙即照著田文海囑咐的話，細訴一遍。

魯鵬又驚又氣，著黃道士下去補了一張呈詞：先行回去伺候，隨即坐轎傳齊差役，至三清觀踏勘；到了廟門，見黃道士穿著法衣，帶領幾個徒弟，在山門外跪接，請著魯鵬進來。大殿上早設了官座，燈火點得明如白日。魯鵬入座，先把黃道士帶上問了一遍，一一其實久經知道，此時當著眾人審問，不過遮掩耳目，一一又吩咐將田文海抬出驗看傷痕。作作稟報道：「左額角被石砸傷，寬一寸深一寸八分，內骨盡破。」魯鵬聽了，暗自吃驚道：「怎麼打得如此傷重？」忙叫抬過一旁，不可經風。又吩咐帶姓柳的，眾人推推擁擁將五官帶到大殿上跪下。

起先黃鶴仙到縣裡報案，只說：「京裡來了個姓柳的，至觀內避雨，小道好意留他吃飯，田老爺陪他閒談。小道出外解手，不知怎生鬧了起來，姓柳的行兇，用石打傷田老爺」等語。魯鵬先不知是什麼姓柳的，此時見了面，仔細朝下一望，原來是唱戲的柳五官。不由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，暗喜道：「你這小兔子，一般也有今日，撞到我手裡。我只當你一辈子靠著東府裡王爺勢頭，奈何不著你。可見天網恢恢，自投羅網。此次又行兇打傷了人，我即從公辦去，你亦有應得之罪。」遂呼呼的冷笑道：「柳五官，你可認得本縣麼？看你小小年紀，自應安分守己，做個好人。為什麼行兇打傷了田文海？其中定有挾隙，斷非無因。可從實招認，若有半字含糊，哼哼！你就沒想活命了。」又叫取夾棍伺候著，眾役齊聲答應，如轟雷一般。

柳五官伏在地下，早拿定主意，不過一死，再沒別的罪名。何況姓田的未死，尚有幾希之望，不能姓田的活著，即叫我抵命不成。忽聽得縣官直呼他名字，又問可認得本縣，心內詫異道：「這縣官是認得我的。」即抬起頭來向上一望，見是魯鵬，長歎一聲道：「罷罷罷！我才離虎口又入龍潭。那知是這個冤家在此地做官，縱田文海不死，我也難脫網羅。不若烈烈轟轟干他一千，死也掙個硬漢子名聲。」即直起腰來，圓睜兩眼，大聲道：「你太爺也不問我與姓田的有無仇隙，田文海是我打的。他死了，我理應抵償。田文海饒倖不死，太爺按律派我一個什麼罪名，我亦願領。只恨我時運不通，到此地來，充什麼軍，尋什麼魂，偏生遇著一起仇人，我還想活命麼！好讓他們稱心滿意。總之一句，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，再沒有事了。」

階下人眾聽了，莫不吐舌搖頭道：「看不起他一點點年紀，有如此膽量。見了官，不說乞命求生，反明目張膽的直認不諱，竟句句挺撞著本官。」魯鵬聞五官，你呀我的，又直道出他以公復私的心病，不禁勃然大怒，欲待發作，又耐了下去。怕的稠人廣眾之所，處置不公，落人褒貶，又恐五官仍說出不好聽的話來，即哈哈大笑道：「好小子，很好的。你既認田文海是你打的，死活自有科例，你明白就是了。」起身吩咐帶著，坐轎喝道回衙。來時，即囑咐田文海的家人，「俟定更時分，將你主人用軟轎抬回衙門調養」。黃鶴仙送了魯鵬回來，拆去官座，將閒人趕散，關上山門，又收拾了內間血跡等等。且自緩提。

單說魯鵬坐在轎內，細想如何處置柳五官，必須尋他一個大火罪名，方泄我昔日之忿，再則也替田文海報這一石之仇。又想到柳五官在京與雲撫台等人常有往來，他此次定是投他們來的。現在本府就與他有舊，即不能走漏風聲，被他們做了手脚，救脫出去，豈非便宜了那小兔子。回至衙門，下了轎，即叫人格柳五官押在外監裡，外面不許傳說。發放已畢，換了便服，來看田文海傷痕輕重，又安慰了一番。即向刑席上朋友房內來，商議若何辦理。

這一位刑席幕友，姓羅名喆，字多士，紹興府會稽縣人。年已半百開外，向在各州縣衙門當刑席幕賓。為人小有才，惟酷喜背後論人長短，又愛招攬外事，所以同道中無人不嫌他；因而賦閒多年，窮得衣食不週。適值魯鵬補了山陽縣，不知羅喆怎生盡力謀鑽，托人薦到魯鵬處來。該應他的運氣通了，魯鵬見面大為相契。魯鵬又是個公子官兒，那裡懂得公事，覺得羅品辦事頗為認真，除他應辦刑名，其餘一切事務皆委他一人經理，言聽計從。羅喆見東人優待，又舊病復發，在魯鵬面前挑張剔李，鬧得上下人等沒一個下怨恨他。只因本官推重，都敢怒而不敢言。羅喆與阻文海皆是小人心性，倒講說得投機。

這日，正坐在燈下閱看案卷，忽見魯鵬進來，忙著離了座位，笑容可掬道：「東家咀過夜飯哉？」一面讓坐，一面叫人倒茶來。魯鵬走上至首坐下，也問了幾句閒文。即將田文海如何被柳五官打傷的細說，「現在田文海雖不至死，然而小柳與我卻有夙恨。必須借此事端，重重的辦他一辦，方泄我胸中之忿。是以特地過來，請教老夫子大才斟酌」。

羅喆聽著魯鵬說話，有時搖頭，有時啞嘴，有時又閉著眼睛點首，聽完了仰面哈哈大笑道：「東家閣點小事幹，沒甚難辦。伊弗過是個兔子，仗著府裡個點勢頭，好在府裡也弗得知，弗怕伊飛子天浪去。即哇伊行兇，無故毆辱有職人員，照光棍例辦子。伊雖弗殺頭，也要充遠軍個。個個小兔子平時姣養慣的，亞裡啐得起充軍個苦頭；只怕弗到地頭，即要死突哉。明朝東家坐堂個辰光，只要問個一問，騙子伊個口供落來，即按例科罪當堂起解。古語兵貴神速，就是府裡曉得個說話，罪也定哉，人也充出去哉，伊只好咬子俄個卵子秋去。」

魯鵬連聲稱、是，痛贊羅喆遇事有識。又坐了半晌，自去安歇，好準備明日一早，審問五官定罪，報仇泄恨，不提。

且說跟五官的兩個人，押著行李到了府前，尋著號房煩他通報進去。二郎聞得柳五官到了，好生歡喜。忙叫人收拾內書房，讓五官居住。又將跟的人叫上去，問五官為何還不見來？兩人回道：「我們是先進城，五爺大約少停即至。」二郎吩咐他們下去歇息，賞了酒飯。又命廚房備酒，好待五官洗塵。眼巴巴直等至初更時分，五官仍然未來，急得二郎在內書房踱來踱去，又問那跟的人道：「你們五爺多分路徑不熟，走迷失了。不然即是因雨落得過大，在那裡避雨去了。你們也該拿了雨具找一找去。」跟的人答應下來，四處訪問，毫無蹤跡，只得重又回來，稟知二郎，「通城內都訪到了，並沒有見著」。

二郎也暗自吃驚，又吩咐「明日大早，再去細細尋找，他此處人地生疏，不要鬧出別樣事故來」。倘或丟了他，伯青必然同我打饑荒的，那可不是笑話麼？外面堂上，已打三更。今夜料想五官不來，只得回上房安睡。可憐跟他的兩人，一夜都不曾合眼。黎明即起身出衙，分頭尋覓，找了一會，又聚攏來。將走至山陽縣署前，聽得一叢人在那裡議論。這個說：「此人年紀甚小廣倒長得很俏，因何心腸這樣狠毒？」那個說：「他不是此地人，是從京裡下來的，與姓田的月：不相識。我卻不解，既不相識即無仇隙，為甚下得這般毒手？」又有一人說：「你們不知道具中曲情，我適才訪問過了。姓田的雖與他無仇，據說本官與他有仇，相巧今日碰到他手裡，偏生那少年人又打傷了田姓，所謂借公報私。又聞說此人姓柳，是個京城裡的小旦，我看那種神情倒也有幾分相像。」

兩人聽得明明白白，很吃了一驚，忙上前扯住一人問道：「借問渚位，這姓柳的如今在那裡？」眾人回頭見他兩人問得突兀，上下打諒了一會道：「你問做什麼？你們是他一起的人不是？」內中有個老年人見兩人問的情急，忙止住眾人道：「你們也太囉

嗦，管他一起不一起。你二位要問這姓柳的，現在堂上審著呢！是與不是去看著就知道了。」他兩人也不問是否，丟了那人，急急擠進衙門，挨至堂口。果見縣官正坐堂理事，階下跪著一人，細看不是別個，竟是五官。兩人這一驚非同小可，即要上前問問，又不敢造次。只得耐心聽縣官訊問，究竟身犯何罪，無故被縣裡拿了來。

原來魯鵬清早即坐堂，提上五官訊實口供，好定罪名。料定府裡一時難以曉得，反升坐大堂，顯見並非私斷。五官仍是昨日一番話，半字不改。魯鵬命畫了供單，照遠路光棍行兇毆傷有職人員，例得刺配，今姑免刺字，充發邊遠地方。即當堂點了長解兩名，給了批文，又上了刑具，限本日起程，勿許逗留。魯鵬將長解喚上堂來，當面又切實知照了幾句，方打鼓退堂。把跟五官的兩人嚇得手足無措，欲親問五官一聲，見多少人圍著他，又恐問出是非來。只得尋子一個老年書吏，細問情由。那老吏起初並不肯說，後來被兩人再三苦苦哀告，跪著求他，始扯起兩人到一僻巷內，悄悄的告訴了一遍。「你們如是同伴來的，我勸你們即速走罷，不要拖累進去。這姓柳的，本官是與他做定對頭了」。

兩人訪出實信，飛風跑回府衙。二郎正坐在書房候信，心內也十分著急，難不成五官當真迷失了麼？忽見他兩人喘吁吁跑進，見了二郎，即將在縣裡見著五官如何定罪的話說了。「我們來的時候，就要起解了，請大老爺速救我們五爺性命」。說著，痛哭不已。

二郎也大為詫異道：「你們五爺到底鬧出什麼天大的事來？一夜工夫即要起解，就是打死人，也不應如此快法。怎麼這裡又鬧出一個田文誨來？然而魯令也很不懂事，為何胡裡胡塗即定了充發的罪，其中多該有別情。」再低頭一想，拍桌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上午五官在隱春園同人打鬧，那不是魯家兄弟麼？今日五官偏又撞到他手內，顯而易見，借公報私以復前恨了。果真解了出去，他自然飾詞詳稟上來，連我也無力救他。你們可速赴縣前等候，我少停即至。你們上前喊冤，須要說出田文海是縣署幕友，我即可親提審問。倘若已經起解，你們可大著膽扯住廝鬧，我來時自有道理。」

兩人答應，轉身飛跑出去。二郎忙傳話伺候，去拜某客，卻暗中知會貼身家丁，須從縣前經過。他兩人一口氣跑到縣前，見五官正欲起身，解差已將行李包裹收拾齊全，催著五官出城趕路，「不要帶累我伙計們誤限」。兩人不問好歹，上前揪住兩名解差罵道：「你們一伙是什麼人？敢將我家五爺鎖起，他又不犯法，可不是反了麼？」

五官忽見他兩人來了，又驚又喜。喜的是他們既知我在這裡，楚卿必然知道；驚的是你們如何揪打官差，不是為我加罪麼？正待喝住，縣衙門內跑出一千人來，吆喝道：「那裡來的這兩個野人，敢在官府衙門口混鬧？他是犯罪的人，你們拉住不放他走，定是約了來搶劫的強盜，抓他回本官去。」說著，鞭棍一齊打下，兩人死不鬆手，哭著喊著亂叫救命。正鬧得沒開交處，那邊一捧鑼聲，旗傘紛紛，淮安府到了。他兩人舍了五官，跑到轎前跪下，高聲喊冤道：「大老爺救命呀！」二郎忙命住轎，把人帶上問有何冤枉？「不赴縣裡去告，到本府面前米混嚷」。兩人將五官被拿始末根由；大概稟了一遍，二郎即叫帶了柳五官來。少停，帶至轎前，見五官手銬腳鐐，滿身刑具，心內著實不忍，先命開了刑具，問道：「本府看你小小年紀，何故行兇打人？既已認定罪名，緣何又叫人來喊冤？足見刁滑避過，可從實說來，不要胡塗。」

五官見是二郎，明知來救他的，也仿著跟他的話哭訴道：「小的蘇州人，向在京貿易，到南京來探親。昨日方至此地，順便去瞧一個朋友，因避雨到三清觀暫躲。適值田文海也在那裡，見小的孤身，陡起不良。又仗著現在山陽縣署的幕友，倚勢欺人，硬要調戲小的，強拉小的陪酒。小的一時慌急，用力摔脫他，不料田文海立腳不穩，跌至桌前，碰翻幾上火石一座，壓在他頭上，打破額角，頓時流血。遂賄通三清觀道士黃鶴仙謊報山陽縣主，說小的無故行兇，用石打傷他額角。縣主不問曲直，威逼小的招認，即行起解。幸遇青天大老爺過此，跟小的兩名用人情急奔訴，求大老爺昭雪小的冤枉。再者田文海並未身死，仍在山陽縣裡，即請大老爺提到黃鶴仙，田文海訊問，當知真偽。願大老爺朱衣萬代，世世公侯。」

二郎聽了，即喚隨眾將柳五官與兩名解差卅回衙門細審，一面去提黃鶴仙候訊，又吩咐傳諭「山陽縣令將田文海送府備質，不得徇庇，致乾參罰」，即叫轉轎回衙。這裡眾縣差見府裡帶去原犯柳五官，又要提黃道士、田文海到案，情知不妙，忙著進衙回明魯鵬情由。「五官又說出田師爺是我們衙門裡幕友，現在府大老爺派了兩名府差在外立提田師爺去對質，並傳諭老爺勿得底抗，有乾參處」。魯鵬聽說呆了半晌，跺足道：「什麼囚攘的去告訴府裡的？既已鬧開了，我反耽著了處分，可不是害人者不著，倒害了自己。」只得吩咐人眾，先穩住府內來差；自己即忙回後與羅酷商量，如何辦理。

羅詰聞說，皺眉道：「哎喲！個個事體弗好哉！塞娘董姆媽多殺殺，倒上子小兔子個足當哉，閻件公事，老田是弗能交出去個，一交出東家得子不是哉。說弗得東家快點上府裡去，當面求子府大老爺，阿拉也弗力、姓柳個，請府大老爺也弗要迫老田到案，大家沒事體哉！府裡也弗過要開脫小柳，若一定迫子老田到案，縱然袒護著小柳，可知鬥毆官司，平打平枷，個句說話是跑弗脫個，東家須要下點身分懇求為是。黃道士個輩養個，也只好隨伊去哉，橫豎打子兩記，也沒大事。」魯鵬此時毫無主見，只落得誰說誰好，即吩咐伺候上府裡去。

且說二郎回至衙門，即升坐大堂，將五官主僕三人帶了又細問一遍。恰好黃道士業已提到，二郎見了面，即呼呼冷笑道：「本府久知你不安本分，可從直說，得了田文海多少買贖？代他謊報，說柳五官係有意用石砸傷田文海的。你是個出家人，偏要多管閒事，本府先辦你個好為多事，得賄謊報。」不由分說，喝令把黃道士拖下，打了二十大板。打得黃道士叫起極天屈來，哭道：「大老爺高升呀，他們鬥毆並不與小道相干。小道親眼所見，實係柳五官用石打破田文海額角，昏暈過去。小道見人命攸關，方赴縣察報，並未敢虛浮謊訴。小道既與田文海無舊，又與柳五官無仇，他們皆是躲兩來的。小道實在責罰的冤枉，求人老爺詳察。」

二郎將驚堂一拍道：「好大膽奴才，還敢強辯，再掌嘴。」左右一聲答應，又拖下黃鶴仙來，打了數十個嘴巴。正欲再問，見號房上堂回道：「山陽縣稟見。」二郎道：「好胡塗，不知道本府審事麼？只叫他將田文海交下，回衙去罷。他還有面孔來見？」號房應了幾聲是，又回道：「小的也這般回他，山陽縣說田文海並未解到，另有下情面稟，定要求見。」

二郎明知魯鵬前來求情，料想田文海他斷不敢交出，然而田文海到了案，五官亦難逃公罪。莫若傳他進見，看他如何說項，再作計較。即起身吩咐把人證暫且押下，俟本府見過客，再行審問。一面叫請魯太爺花廳上見，魯鵬進來見二郎請了安，一旁坐下。二郎不待他開口，即正色道：「老兄辦事卻也太胡鬧了，怎麼聽信自己幕友與黃道士一面之詞，也不訊問清白，即科派柳姓罪名。況且天下亦沒有昨日鬥毆的事，今早即起解。原犯就是殺人兇手，頓時緝獲，也不能如此草草結局了事。據說老兄其中存了私意，那我也不問。老兄只將田文海備文送來，以便質審。若果真問出弊竇，竊恐老兄有些不便。」說著，又冷笑幾聲道：「到底老兄乃科甲出身，辦事與眾不同。想該胸有成竹，倒要請教。」

一席話，說得魯鵬置身無地，滿面通紅，立起又請安道：「大老爺明見，實係卑職該死胡塗，都要求大老爺格外原諒，成全卑職。田文海雖係卑職衙門幕友，向來並不宿在衙門裡。昨日審過，當令該家屬領回調養傷痕。此時卑職親去提他，他情知理屈，業經懼罪攜眷脫逃，並非卑職知情故縱，大老爺訪察就是了。」說罷，又請了安，垂手侍立，不敢入座。二郎微笑道：「什麼攜眷脫逃，還逃在老兄衙門裡呢。既然老兄自知錯誤，求我成全，我難道不顧同僚情分麼？但是這件案卷，怎生撕擄方可妥善？」

魯鵬連連應是，又苦苦哀求了幾次。二郎道：「老兄且坐了，小弟卻有個法則在此，未知老兄以為何如，老兄承審不明的處分，是要耽受一點兒的。回衙速將此宗案卷撤銷，我這裡自有處斷。田文海這樣人老兄大可不用，將來帶累老兄，還不至此。可使他離了此地，即照聞風脫逃的做法，就是太便宜他了。」魯鵬聞二郎已允，才放下心，又起身謝了，方告辭回衙。

二郎復又升堂將柳五官叫上，假意申飭了一頓，押令出城，不許逗留。又叫黃道士取保具結釋放，所有在逃之田文海，姑念已受重傷，著免追究。一時發放已畢，起身退堂。黃道士惟有自稱晦氣而已，白白的挨了一頓打，還要措資開發衙門使費。

二郎回後，著了心腹家丁出來安插五官主僕。「待到初更時分，領至內堂來見我，須要機密，不可使夕從知曉。」家丁答應出外，尋著五官主僕三人，帶到衙門附近差役家住下。五官此時，只有感激二郎不盡。差役家裡知道五官與本官大有瓜葛，難得住在

我家，何妨結交他，去討本官個好。趕著備辦了上等酒飯，請他主僕。到了初更，那家丁先去探聽，見衙門外沒有多人行走，也不用燈火，黑地裡領著五官等人悄悄走進宅門。問明本官在內書房坐著，即同了五官直向裡面來。不知五官進衙，見著二郎有何話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